

April 2014

The Connotation and Referent of *Chuanqi* in the Study of Fiction in the Ancient China

Qinghua Wang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Wang, Qinghua. 2014. "The Connotation and Referent of *Chuanqi* in the Study of Fiction in the Ancient China."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4, (2): pp.76-84.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4/iss2/13>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古代小说学中“传奇”之内涵和指称辨析

王庆华

摘要:通过对古代小说学中“传奇”的内涵和指称对象深入考辨,重点指出在古代小说学的话语系统中,“传奇”一词并非主要从文体角度命名的文体概念,而是从内容性质角度命名的题材类型概念,从文体角度指称传奇小说时,多称之为“传记”;“传奇”以“专书一事始末”的单篇形式为基本单位,并以此区别于“比类为书”的笔记小说集;在古代正统观念中,与笔记小说相比,“传奇”的地位和价值仅属于“独秀的旁支”;传奇小说创作的自觉虚构意识并非始于唐人传奇,而出现于明代。

关键词:传奇;内涵;指称;地位;自觉虚构

作者简介:王庆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小说、小说学和传统叙事文类及叙事学。电子邮箱:qhwang@admin.ecnu.edu.cn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话本小说书写类型研究”(11YJC751078)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The Connotation and Referent of *Chuanqi* in the Study of Fiction in the Ancient China

Abstract: Through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the connotation and referent of the term *chuanqi* (legendary story, literally, “transmission of the strange”) in the study of fiction in the ancient China,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term *chuanqi* in the ancient critical discourse was not a concept of genre but a concept of content and thematic type. When *chuanqi* is referred to as a genre, it was often called as a then homophonic term *zhuanji* (biographical record), while *chuanqi* referred to “a book – length account of an event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 This term of *chuanqi* referred to a literary text in the form of a book, which differed from literary sketches in the form of a collection or an anthology. In the orthodox concept, *chuanqi* was, compared with literary sketches, only “a subsidiary of literary creation,” less significant in literary status and value, and the self – consciousness of fictional nature in writing *chuanqi* stories did not start in the Tang Dynasty but in the Ming Dynasty.

Key words: *chuanqi* (legendary story); connotation; referent; status; conscious fiction

Author: Wang Qinghua, Ph. D.,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Chinese Department a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with main research interest in ancient Chinese novels, the study of novels, traditional Chinese narrative genres and narratology. Email: qhwang@admin.ecnu.edu.cn

“传奇”作为重要的古代小说文体类型概念,创设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小说史学科建立之初。之后,在长期使用过程中逐渐成为中国小说史学科约定俗成的基本概念术语。此概念是由近现代学者在古已有之的相关概念术语基础上重新界定而成的。一方面,其与古典文献中的原义保持着一定的联系,另一方面,又根据研究的需要被赋

予了新的内涵和指称。虽然不少学者对“传奇”之原义和新界定的内涵和指称都有较全面的考证和论述,^①但依然存在新旧概念相互纠缠、许多说法似是而非等问题,特别是对其在古代小说学中的原有内涵和指称的认识和理解仍有较多误区。因此,很有必要首先清其源、正其本,对“传奇”概念在古代小说学中的原有内涵和指称进行一番深入辨析。

一、“传奇”之命名：

“题材概念”抑或“文体概念”？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小说史学科创立之初，鲁迅先生将“传奇”明确界定为文言小说的一种文体概念，如《中国小说史略》之《唐之传奇文》：“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211）。《且介亭杂文二集》之《六朝小说和唐代传奇文有怎样的区别》称“传奇”：“文笔是精细的，曲折的，至于被崇尚简古者所诟病；所叙的事，也大抵具有首尾和波澜，不止一点断片的谈柄；而且作者往往故意显示着这事迹的虚构，以见他想象的才能了”（115）。之后，这一概念被学界广泛认同和接受，在长期使用过程中逐渐成为中国小说史学科约定俗成的基本概念术语，“传奇”作为古代小说文体概念成为一种普遍共识。然而，通过对古典文献中“传奇”一词相关资料全面深入的考辨可以看出，在古代小说学的话语系统中，“传奇”并非主要从文体角度命名的文体概念，而是从内容性质角度命名的题材类型概念。也就是说，“传奇”作为文体概念，主要是近现代研究者从研究的需要出发，为把握古代小说文体演进过程而重新界定的。

“传奇”最早作为篇名和书名出现于唐代，指称元稹的单篇小说《传奇》（后在流传过程中更名为《莺莺传》）^②和裴铏的小说集《传奇》。元稹、裴铏将自己的作品命名为传奇，应主要为了彰显作品内容的奇异性，意为传写奇人、奇事，正如梁绍壬《两般秋雨盦随笔》卷一所说：“裴铏著小说多奇异，可以传示，故号《传奇》”（53）。可见，“传奇”最早作为篇名和书名就是从题材内容的性质来命名的。

宋代，“传奇”作为专有篇名和书名指称元稹的《莺莺传》和裴铏的《传奇》依然广为流行，如赵令畤《侯鯖录·辨传奇莺莺事》：“则所谓《传奇》者，盖微之自叙，特假他姓以自避耳。[……]盖昔人事有悖于义者，多托之鬼神梦寐，或假之他人，或云见他书，后世犹可考也。微之心不自抑，既出之翰墨，姑易其姓氏耳。不然，为人叙事，安能委曲详尽如此”（126）。陈师道的《后山居士诗

话》：“范文正公为《岳阳楼记》，用对语说时景，世以为奇。尹师鲁读之，曰：‘《传奇》体尔！’《传奇》，唐裴铏所著小说也”（7）。同时，“传奇”开始作为文类名称，指称“小说”伎艺内部以题材命名的类型概念，灌圃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条：“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朴刀杆棒及发迹变泰之事”（98）。吴自牧《梦粱录》卷二十“小说讲经史”条：“说话者，谓之舌辩。虽有四家数，各有门庭。且小说名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公案、朴刀杆棒、发迹变泰（发迹变泰）之事”（312）。罗烨《醉翁谈录》：“夫小说者[……]有灵怪、烟粉、传奇、公案、朴刀、杆棒、妖术、神仙[……]。论《莺莺传》、《爱爱词》、《张康题壁》、《钱榆骂海》、《鸳鸯灯》、《夜游湖》、《紫香囊》、《徐都尉》、《惠娘魄偶》、《王魁负心》、《桃叶渡》、《牡丹记》、《花萼楼》、《章台柳》、《卓文君》、《李亚仙》、《崔护觅水》、《唐辅采莲》，此乃为之传奇”（3-4）。这里，“传奇”专指讲述男女恋情的作品。至于为什么“传奇”会由篇名或书名演变成“小说”伎艺内部以题材命名的类型概念，有学者称：“估计在讲小说这一类中也有专门演讲《莺莺传》的，曾经一度被人们称做‘讲《传奇》’，后来由演述传奇莺莺事拓展为讲述丽情故事，人们皆把这类小说称做‘传奇’。”“《莺莺传》由说书艺人演述，其‘传奇’篇名渐渐衍化为小说类型的名称”（赵维国95）。很可能，“传奇”还由“小说”伎艺内部之题材类型概念进一步引申为整个说唱文学通用的题材类型概念，如吴自牧《梦粱录》卷二十“妓乐”条：“说唱诸宫调，昨汴京有孔三传，编成传奇、灵怪，入曲说唱”（314）。在南宋末年，“传奇”还被引申为戏曲领域的概念，指称当时流行于南方的南曲戏文，如张炎《山中白云词》卷五《满江红》词小序：“赠韞玉，传奇惟吴中子弟为第一”（119）。南戏《小孙屠》第一出：“后行子弟不知敷衍甚传奇”（钱南扬257）。《宦门子弟错立身》第五出：“把这时行的传奇，从头与我再温习。”“这一本传奇是[……]”（钱南扬231）。对于“传奇”一词引申为戏曲领域的概念，明代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庄岳委谈》解释称：“‘传奇’之名，不知起自何代[……]唐所谓‘传奇’，自是小说书名，裴铏所撰。[……]然中绝无歌曲乐府，若今所谓戏剧者，何得以‘传奇’为唐名？或以中事迹相类，后

人取为戏剧张本,因辗转为此称不可知”(424)。胡氏之说虽仅为一种臆测,但还是不失为一种较为合理的假说。南曲戏文的题材内容也多为男女恋情,大概受到说唱文学概念术语的影响,故也将其命名为“传奇”。

从现存文献资料来看,“传奇”作为指称唐代传奇小说的文类概念应起源于元代,如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三十八《写韵轩记》云:“盖唐之才人,于经艺道学有见者少,徒知好为文辞。闲暇无所用心,辄想象幽怪遇合、才情恍惚之事,作为诗章答问之意,傅会以为说。盖替之次,各出行卷以相娱玩。非必真有是事,谓之‘传奇’。元稹、白居易犹或为之,而况他乎!”(645)。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唐有传奇,宋有戏曲、唱诨、词说,金有院本、杂剧、诸宫调”(346)、“稗官废而传奇作,传奇作而戏曲继”(370)。夏庭芝《青楼集志》:“唐时有传奇,皆文人所编,犹野史也,但资谐笑耳”(43)。

中国传统文言小说以随笔记录、不拘体例、篇幅短小的笔记小说为主流,其叙事方式多据见闻而实录,题材内容多为述怪语异、载录历史人物琐闻佚事。而叙事曲折细致、文辞华艳,篇幅曼长,题材内容多为恋情、侠义的唐人传奇小说自然成为一种“另类”,需另起一新名称予以指称。元人称唐代传奇小说为“传奇”,应主要是为了彰显其“幽怪遇合、才情恍惚之事”、“傅会以为说”等不同于一般笔记小说的特性。当然,他们对“传奇”概念的界定实际上只是元代人的一种“想象”,与唐传奇小说原来的文本性质有着很大差别。那么,为什么元人会选择“传奇”一词来指称这些作品呢?大概是因唐代传奇小说中的一大批代表性名篇《莺莺传》、《李娃传》等大都被“小说”伎艺之“传奇”类和被称为“传奇”的南曲戏文所敷演,且产生了非常广泛的影响,于是便选择了“传奇”来泛称这一批独具特色的唐代传奇小说作品。因此,从“传奇”指称对象的演化过程来看,“传奇”被引申为唐代传奇小说的文类概念,主要还是从题材性质角度来命名的,当然,元人对“传奇”的相关界定也包含着写作原则、文体性质等其他方面的规定性。

“传奇”在明代被进一步引申为文言小说内部的一种类型概念,如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小说家一类,又自分数种:一曰志怪,《搜神》、《述异》、《宣室》、《西阳》之类是也。一曰传奇,《飞燕》、《太真》、《崔莺》、《霍玉》之类

是也。一曰杂录,《世说》、《语林》、《琐言》、《因话》之类是也。一曰从谈,《容斋》、《梦溪》、《东谷》、《道山》之类是也。一曰辩订,《鼠璞》、《鸡肋》、《资暇》、《辨疑》之类是也。一曰箴规,《家训》、《世范》、《劝善》、《省心》之类是也。从谈、杂录二类,最易相紊,又往往兼有四家,而四家类多独行,不可挽入二类者,至于志怪、传奇,尤易出入,或一书之中,二事并载;一事之内,两端具存,姑举其重而已”(282)。虽然胡氏并未对“传奇”之命名依据和内涵进行阐释,而仅列举了一些代表性篇目,但是从“至于志怪、传奇,尤易出入,或一书之中,二事并载;一事之内,两端具存,姑举其重而已”来看,“志怪”、“传奇”应同为以题材记事的内容性质为命名依据的类型概念,而绝非以体裁形式为命名依据的文体概念。而且,从明代文言小说选本或总集的分类情况来看,“传奇”也主要为从题材内容性质角度来界定的文类概念,如明崇祯年间的《五朝小说》之《魏晋小说》分为“传奇家”、“志怪家”、“偏录家”、“杂传家”、“外乘家”、“杂志家”、“训诫家”、“品藻家”、“艺术家”、“纪载家”十类,《唐人小说》和《宋人小说》分为“偏录家”、“琐记家”、“传奇家”三类,其中“传奇”显然属与其他类型相对应的题材类型概念。然而,“传奇”作为文言小说内部主要以题材为主的类型概念,实际上也暗含着单篇、传记等体裁形式方面的规定性。不过,古人从文体角度指称文言小说中的“传奇”类作品,主要使用“传记”概念,而非“传奇”。

在古代文类、文体概念系统中,“传记”实际上是同时作为文类和文体概念使用的。作为史部之文类概念,“传记”肇始于《七略》,《隋书·经籍志》承其说:“魏文帝又作《列异》,以序鬼物奇怪之事,嵇康作《高士传》,以叙圣贤之风。因其事类,相继而作者甚众,名目转广,而又杂以虚诞怪妄之说。推其本源,盖亦史官之末事也。载笔之士,删采其要焉。鲁、沛、三辅,序赞并亡,后之作者,亦多零失。今取其见存,部而类之,谓之杂传”(魏征 981)。《新唐书·艺文志》将“杂传”改称“杂传记”,《崇文总目》又改称“传记”,之后,公私目录则多沿用“传记”之名。“传记”基本属于正史之外的“野史之流”,多采录真虚莫测的传闻,含有不少荒诞怪妄的内容,且体制不够规范严谨,如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百九十五《经籍考

二十二》称：“杂史、杂传，皆野史之流，出于正史之外者。”“《宋两朝艺文志》曰：传记之作，近世尤盛，其为家者，亦多可称，采获削稿，为史所传。然根据肤浅，好尚偏驳，滞泥一隅，寡通方之用”（1647）。“传记”作为史部之文类概念主要是从体裁形式的角度界定的，因此它又属一个文体概念，如马端临《文献通考》称“传记”为“列传之属也，所纪者一人之事”（1647），《四库全书总目》称：“案：传记者，总名也。类而别之，则叙一人之始末者为传之属，叙一事之始终者为记之属”（永谿 821）。“传记”之体裁形式主要为列传、杂记体，所载内容多为物生平经历（包括鬼物奇怪之事）或轶闻逸事。

在唐传奇兴起之初，其作者就明确将这些作品称为“记”或“传”，如李公佐《谢小娥传》称：“知善不录，非《春秋》之义也。故作传以旌美之。”李公佐《南柯太守传》：“询访遗迹，翻覆再三，事皆摭实，辄编录成传，以资好事。”宋人承唐人之说，也多以“传记”来指称传奇小说作品，如《太平广记》卷四八四至卷四九二将所录唐代单篇传奇十三篇称为“杂传记”，《郡斋读书志·卷十三》著录陈翰的唐代传奇小说选集《异闻集》称：“右唐陈翰编。以传记所载唐朝奇怪事，类为一书”（晁公武 548）。

元明时期，许多书目也将传奇小说直接著录于史部之“传记类”，如《通志·艺文略》“史部传记”收《补江总白猿传》、《离魂记》、《虬髯客传》等；《百川书志》之“传记类”收《长恨歌传》、《虬髯客传》、《周秦行纪》、《莺莺传》、《东阳夜怪录》、《篙岳嫁女记》、《柳氏传》、《谢小娥传》、《霍小玉传》、《吕翁枕中记》、《古镜记》、《红线传》、《李娃传》、《白猿传》、《南柯记》、《杨媚传》、《东城老父传》、《无双传》、《柳毅传》、《韦安道传》、《冥音录》、《离魂记》、《南岳魏夫人传》、《非烟传》、《蒋深传》、《崔少玄传》、《高力士外传》等；《宝文堂书目》“传记类”收《虬髯客传》、《柳毅传》、《红线传》、《长恨传》、《篙岳嫁女记》、《崔少玄传》、《莺莺传》、《南岳魏夫人传》、《霍小玉传》、《阳媚传》、《步飞烟传》、《无双传》、《谢小娥传》、《离魂记》、《后土夫人》、《南柯记》、《古镜记》、《蒋深传》、《冥音录》、《东阳夜怪录》、《白猿传》、《东城老父传》、《高力士外传》等。而且，一些文人在文言小说选集中也多将传奇小说称为

“传记”，如汤显祖《点校虞初志序》：“《虞初》一书，罗唐人传记百十家”（丁锡根 1804）。

明清时期，人们从文体角度指称当时创作的传奇小说时，也多称之为“传记”，如高儒《百川书志》“史部·小史”著录《剪灯新话》称：“钱塘瞿佑宗吉著，古传记之派也，记事兴辞，共二十一段，但取其文采词华。非求其实也，后皆仿此，俱国朝人物”（89）。赵弼《效顰集后记》：“余尝效洪景庐瞿宗吉，编述传记二十六篇”（118）。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姑妄听之跋》：“《聊斋志异》盛行一时，然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也。虞初以下，干宝以上，古书多佚矣。其可见完帙者，刘敬叔《异苑》、陶潜《续搜神记》，小说类也。《飞燕外传》、《会真记》，传记类也。《太平广记》，事以类聚，故可并收。今一书而兼二体，所未解也”（371）。冯镇峦《读聊斋杂说》：“聊斋以传记体叙小说，仿史汉遗法，一书而兼二体，弊实有之，然非此精神不出，所以通人爱之，俗人亦爱之，竞传矣”（蒲松龄 15）。

二、“传奇”之指称： “单篇”抑或“比类为书”？

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小说出于稗官，委巷传闻琐屑，虽古人亦所不废。然俚野多不足凭，大约事杂鬼神，报兼恩怨，《洞冥》、《拾遗》之篇，《搜神》、《灵异》之部，六代以降，家自为书。唐人乃有单篇，别为传奇一类。”并在“唐人乃有单篇，别为传奇一类”句后自注云：“专书一事始末，不复比类为书”（560）。在章氏看来，“传奇”应为“专书一事始末”的单篇形式。现当代许多学者对章氏之说持否定态度，认为不过是“一家之言”，实属一种误解。通过对古典文献中“传奇”一词指称对象全面深入的考辨可以看出，这种认识其实是明清时期文人一种普遍的共识。

明清文人谈及传奇小说时，多以篇为单位列举作品，而其他小说类型则基本为“比类为书”的小说集，如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飞燕》，传奇之首也；《洞冥》，杂俎之源也；《搜神》，玄怪之先也；《博物》，《杜阳》之祖也”（282）（“小说家一类，又自分数种”的其他例证参见前文）。宋懋澄《九籀续集》卷九《跋唐人传奇》：“《无双传》载古押衙事，乃唐隐士有志不申，屏迹

山林,寓言以讥当局者[……]而节义又耻于应藩镇之辟,忧忿激烈,如屈大夫之牢骚,而悲歌不足以当恻苦,遂怪异不经,名为传奇,以讽君相之亏旌吐握。其曰《押衙》,赋《简兮》也;曰《昆仑奴》,刺诸夏之无也;曰《红线》、曰《聂隐娘》,恤纬忧葵也。[……]吾愿当今礼乐诸君,毋忽传奇为不足观,优人无言外之意”(139)。臧懋循《负苞堂集·弹词小序》中云:“近得无名氏《仙游》、《梦游》二录,皆取唐人传奇为之敷演”(57)。苕上野客《魏晋小说序》:“如传奇有《飞燕》、《秦女》,而后《崔莺》、《霍玉》祖之;语怪有《搜神》、《宣验》,而后《旌异》、《啖车》祖之;偏史有《西京》、《大业》,而后《语林》、《笔录》祖之;外乘有《豫章》、《佛国》,而后《城南》、《北户》祖之”(1)。如果说文人在笔记、小说序跋中称举传奇小说仅列单篇有可能是因其最具代表性,那么小说选本中的“传奇类”普遍以单篇形式出现则明确表明,传奇小说应以单篇为基本单位,如《五朝小说》之《魏晋小说》、《唐人百家小说》、《宋人百家小说》中的“传奇家”基本以单篇形式选编而成,而其他类型多为“比类为书”的小说集形式,两者形成了鲜明对比,如《魏晋小说》之“传奇家”选录了《穆天子传》、《西王母传》、《东方朔传》、《汉武帝内传》、《赵飞燕外传》、《薛灵芸传》、《吴女紫玉传》、《天上玉女记》、《秦女卖枕记》、《苏娥诉冤记》、《泰山生令记》、《度朔君别传》、《东越祭蛇记》、《唐人百家小说》之传奇家选录了《妙女传》、《扬州梦记》、《杜秋传》、《龙女传》、《柳毅传》、《蒋子文传》、《杜子春传》、《奇男子传》、《虬髯客传》、《刘无双传》、《霍小玉传》、《红线传》等,《宋人百家小说》之“传奇家”选录了《游仙梦记》、《龙寿丹记》、《惠民药局记》、《鬼国记》、《鬼国续记》、《海外怪洋记》、《福州猴王神记》、《鸣鹤山记》、《韩奉议鸚哥传》等。《古今说海》、《虞初志》等文言小说丛书选录传奇小说时,也基本以篇为单位进行独立编辑。这些作品大多数并非原本就单篇别行,而是从小说集中别出单行而来的,有时甚至从一部小说集中别行出多篇作品,如《古今说海》中的《洛神传》、《昆仑奴传》、《韦自东传》、《赵合传》、《袁氏传》、《少室仙姝传》等出自裴铏《传奇》,《杜子春传》、《王恭伯传》、《李卫公别传》、《齐推女传》、《鱼服记》、《乌将军传》、《知命录》、《窦玉传》等出自李复言《续玄怪录》,等等。

传奇小说的起源和兴盛是从单篇别行的传奇文开始的,大约在唐代大和年间流行近二百年之后开始逐渐进入文言小说集。^③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十篇《唐之传奇集及杂俎》:“造传奇之文,荟萃为一集者,在唐代多有”(76)。李剑国先生《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根据文言小说集收录传奇小说的分量,将其划分为传奇集、传奇志怪集、志怪传奇集。虽然这些传奇小说以集子的形式流传,但却与笔记小说“比类为书”的情况不同,其各篇作品依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以篇为基本单位,可较随意地以单篇形式析出单行。这一点在后世的小说选本或总集中有着十分鲜明的体现。“传记”多以篇为基本单位,应与传奇小说定位为“传记”文体有很大关系,因“传记”多以篇为基本单位。

三、“传奇”之地位: “小说本干”抑或“独秀旁支”?

浦江清先生指出:“小说到了唐人传奇,在体裁和宗旨两方面,古意全失。所以我们与其说它们是小说的正宗,毋宁说是别派,与其说是小说的本干,毋宁说是独秀的旁枝吧”(186)。的确,虽然现当代学者普遍将唐传奇作为中国古代小说走向成熟和独立的标志,给予传奇小说很高的思想和艺术评价,将其作为文言小说的主体,但在古代正统观念中,传奇小说仅属“独秀的旁枝”,在文言小说中的地位和价值相对较为低下。

作为古代公私书目“小说家”著录的主体,古代文言小说的“主干”,无疑属于随笔杂记而成,不拘体例、一事一则、篇幅短小、笔法简略、内容驳杂的“笔记体小说”。古人多将“笔记体小说”的主体性质认定为“史之流别”,属于正史之外的野史之类,不过定位极低,属“史官之末事”。如《新唐书·艺文志序》:“至于上古三皇五帝以来世次,国家兴灭终始,僭窃伪乱,史官备矣。而传记、小说,外暨方言、地理、职官、氏族,皆出于史官之流也”(欧阳修 935)。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称:“遍阅旧史,旁采小说”(1647)。而且,古人普遍将其看作“据见闻实录”而成,干宝《搜神记自序》谓:“卫朔失国,二传互其所闻;吕望事周,子长存其两说,若此比类,往往有焉。[……]若使采访近世之事,苟有虚错,愿与先贤前儒分其讥谤”(2)。洪迈《夷坚志乙序》:“若予是书,远不

过一甲子,耳目相接,皆表表有依据者”(丁锡根 94)。如沈括《梦溪笔谈》卷四《辨证二 蜀道难》:“盖小说所记,各得于一时见闻,本末不相知,率多舛误,皆此文之类”(29)。不过,因“传闻”本身可能存在附会依托、虚妄不实之处,故不免“真伪相参”、“未可全以为据,亦未可全以为诬”,如洪迈《夷坚志丁序》:“稗官小说家言,不必信固也。信以传信,疑以传疑”(丁锡根 98)。《四库全书总目》之《剧谈录》提要:“然稗官所述,半出传闻,真伪互陈,其风自古,未可全以为据,亦未可全以为诬”(永瑢 1879)。总体来说,“笔记体小说”的取材范围和题材类型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种为载录鬼神怪异之事的“杂记”、“志怪”、“异闻”、“语怪”等,以神、仙、鬼、精、怪、妖、梦、灾异、异物等人物故事为主要取材范围;另一种为载录历史人物轶闻琐事的“逸事”、“琐言”、“杂录”、“杂事”等,以帝王、世家、士大夫、官员、文人及市井人物等各类人物无关“朝政军国”、日常生活化的轶闻逸事为主要记述对象。与“笔记体小说”的题材类型、文体性质和写作原则相联系,古人多从经、史的价值立场上首先肯定其“寓劝诫”、“补史之阙”等价值功用,如刘知几《史通·杂述》称:“言皆琐碎,事必从残,固难接光尘于五传,并辉烈于三史,古人以比玉屑满篋,良有旨哉”(195)。曾慥《类说序》:“小道可观,圣人之训也。[……]可以资治体,助名教,供谈笑,广见闻,如嗜常珍,不废异饌,下箸之处,水陆具陈矣”(6)。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小说者流,[……]其善者,足以备经解之异同,存史官之讨核,总之有补于世,无害于时”(283)。《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叙”:“中间诬漫失真,妖妄荧听者,固为不少,然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者,亦错出其中”(永瑢 1834)。

然而,以“笔记体小说”这一主体认知和价值判断来看,传奇小说无疑属于等而下之者。一方面,依托附会、虚妄不实,有悖史家之征实,缺乏“资考证”之价值,如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唐人乃有单篇,别为传奇一类。[……]或附会疑似,或竟托子虚,虽情态万殊,而大致略似”(77)。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三十八《写韵轩记》云:“作为诗章答问之意,傅会以为说。[……]非必真有是事,谓之‘传奇’”(645)。另一方面,内容多淫艳、荒唐,有悖儒家之风教,如高儒《百川

书志》卷六“史部·小史”:“皆本《莺莺传》而作。语带烟花,气含脂粉,凿穴穿墙之期,越礼伤身之事,不为庄人所取”(89)。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大抵情钟男女,不外离合悲欢。红拂辞杨,绣襦报郑,韩、李缘通落叶,崔、张情导琴心,以及明珠生还,小玉死报,凡如此类[……]其始不过淫思古意,辞客寄怀,犹诗家之乐府古艳诸篇也”(561)。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八《文人浮薄》称:“唐士大夫多浮薄轻佻,所作小说,无非奇诡妖艳之事,任意编造,诳惑后辈”(181)。因此,传奇小说的价值地位自然相对较低,以“资谐笑”、“解睡之具”等娱乐消遣功用为主,如夏庭芝《青楼集志》:“唐时有传奇,皆文人所编,犹野史也,但资谐笑耳”(43)。高儒《百川书志》卷六“史部·小史”称《娇红记》等:“皆本《莺莺传》而作[……]但备一体,为解睡之具耳”(90)。

许多正统色彩浓厚的目录书常对此类作品黜弃不录,究其原因,也主要是上述两个方面。例如,《四库全书总目》虽未著录传奇小说作品,却有多处提及此小说文类。从相关文字来看,传奇小说就因被看作是“其文淫艳”、“词多鄙俚”、“同出依托”的末流之作,从而未予著录,如《海山记迷楼记 开河记》提要:“《开河记》述麻叔谋开汴河事,词尤鄙俚。皆近于委巷之传奇,同出依托,不足道也”(永瑢 1889)。《汉杂事秘辛》提要:“其文淫艳,亦类传奇,汉人无是体裁也”(永瑢 1888)。《昨梦录》提要:“至开封尹李伦被摄事,连篇累牍,殆如传奇,又唐人小说之末流,益无取矣”(永瑢 1890)。《飞燕外传》提要:“且闺帏媒褻之状,嫫虽亲狎,无目击理,即万一窃得之,亦无娓娓为通德缕陈理,其伪妄殆不疑也”(永瑢 1888)。

也有部分文人突破正统观念,从文学才情等方面予以传奇小说较高的艺术评价,如宋洪迈《容斋随笔·唐诗人有名不显者》:“大率唐人多工诗,虽小说戏剧,鬼物假托,莫不宛转有思致,不必颞门名家而后称也”(63)。明桃源居士《唐人小说序》:“唐三百年,文章鼎盛,独律诗与小说,称绝代之奇[……]文多征实,唐人于小说摘词布景,有翻空造微之趣”(1)。清顾元庆《博异志跋》:“唐人小史中,多造奇艳事为传志,自是一代才情,非后世可及”(丁锡根 551)。不过,相对于正统主流价值判断而言,此类推崇之音还只能看做一种“旁枝”。

当然,上述分析仅是一种基本情况,各朝代的具体情况还有不小的差距和变化,如明代中后期,传奇小说就受到特别推崇。

四、“传奇”之自觉虚构: “唐代”抑或“元明”?

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称:“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著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211)。判定传奇小说创作从唐代起源之初就已开始出现自觉虚构意识,这实在是一种误识,不可不辨。鲁迅先生上述论断源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二酉缀遗》中的一段论述:“凡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如《毛颖》、《南柯》之类尚可,若《东阳夜怪录》称成自虚,《玄怪录》元无有,皆但可付之一笑,其文气亦卑下亡足论。宋人所记,乃多有近实者,而文彩无足观。本朝《新》、《余》等话,本出名流,以皆幻设,而时益以俚俗,又在前数家下,惟《广记》所录唐人闺阁事,咸绰有情致。诗词亦大率可喜”(371)。鲁迅先生称“其云‘作意’,云‘幻设’者,则即意识之创造矣”(58),进而推断出唐传奇即为普遍“始有意为小说”的自觉虚构。这种推断明显属“断章取义”。胡应麟称“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显然是一种特指,即所列举《毛颖》、《南柯》、《称成自虚》、《元无有》之类“以文为戏”的俳谐之作。这与胡应麟的另一段论述可互相印证:“子虚、上林不已而为修竹、大兰。修竹、大兰不已而为革华、毛颖。革华、毛颖不已而为后土、南柯。故夫庄、列者诡诞之宗,而屈、宋者玄虚之首也”(283)。而这也是胡氏之前普遍存在的一种共识,如宋代胡铨《耕禄藁自序》:“以文为戏曰子虚,曰亡是,曰毛颖,曰革华,曰黄甘陆吉,往往皆是也。而近之学士大夫,游情翰墨,且以褚知白、石虚中、竹媛之类作为制诰矣”(1)。

从唐代传奇小说创作的实际情况来看,大多数作品还是以记录见闻为主要编创方式,且常常在正文或序跋中明确交代故事来源,以明所记不诬。如沈既济《任氏传》:“建中二年,既济自左拾遗于金吴。[……]浮颖涉淮,方舟沿流,昼宴夜话,各征其异说。众君子闻任氏之事,共深叹骇,因请既济传之,以志异云”(桃源居士 48)。元稹

《莺莺传》:“贞元岁九月,执事李公垂宿予于靖安里第,语及于是,公垂卓然称异,遂为《莺莺歌》以传之”(桃源居士 139-40)。李公佐《庐江冯媪传》:“元和六年夏五月,江淮从事李公佐使至京,回次汉南,与渤海高钺、天水赵赞、河南宇文鼎会于传舍。宵话征异,各尽见闻。钺具道其事,公佐为之传”(桃源居士 98)。唐传奇的想象虚构实际上主要表现为以传闻为基础的情节、细节增饰和场面铺叙,而非人物故事的自觉虚构。此可以确定,传奇小说创作的自觉虚构意识并非始于唐人传奇。

传奇小说创作出现明确的自觉虚构意识应在明代,吴植《剪灯新话序》:“余观宗吉先生《剪灯新话》,其词则传奇之流,其意则子氏之寓言也”(瞿佑 4)。此处“寓言”应包含幻设虚构和寄托言志两重涵义,前者正如胡应麟所说:“本朝《新》、《余》等话,本出名流,以皆幻设,而时益以俚俗,又在前数家下”(371)。“《新》、《余》二话,本皆幻设,然亦有一二实者。《秋香亭记》,乃宗吉自寓,见田叔禾《西湖志余》”(435)。后者正如瞿佑自己所言:“劝善惩恶,哀穷悼屈,其亦庶乎言者无罪,闻者足以戒之一义云尔”(3)。《剪灯新话》中有不少借鬼神精怪以言志的作品,如《修文舍人传》、《令狐生冥梦录》、《太虚司法传》等,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作品叙述战乱中的男女恋情,如《联芳楼记》、《翠翠传》、《秋香亭记》、《金凤钗记》、《爱卿传》、《牡丹灯记》等,为现实人事之作,将其统称为“皆幻设”的“寓言”之作,表明传奇小说确立起自觉虚构的文体意识。这一文体观念被明代传奇小说创作普遍接受,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实际上开创了唐宋传奇记录传闻之外的另一传奇小说文体传统。例如,效顰《剪灯新话》的《剪灯余话》就被祝允明在《野记》卷三中明确称为“寓言小说”:“其作《剪灯余话》,虽寓言小说之靡,其间多讥失节,有为作也”(86)。陶辅《花影集引》称《剪灯新话》、《剪灯余话》、《效顰集》:“大率三先生之作,一则信笔弄文,一则精巧竞前,一则持正去诞”(3)。清代《聊斋志异》显然也继承了这一传奇小说文体传统,孔继涵《聊斋志异序》:“今《志异》之所载,皆罕所闻见,而谓人能不异之乎?然寓言十九,即其寓而通之,又皆人之所不异也。不异于寓言之所寓,而独异于所寓之言,是则人之好异也”(丁锡根 140)。南村《聊斋志异跋》:“余观其

寓意之言,十固八九,何其悲以深也”(蒲松龄 31)。

注释[Notes]

- ①罗德荣:“‘传奇’一词的含义与演变”,《文史知识》6(1985):106-108。李剑国:“唐稗思考录——代前言”,《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1-105。张进德:“‘传奇’辨”,《古典文学知识》1(1998):100-103。孙逊、潘建国:“唐传奇文体考辨”,《文学遗产》6(1999):34-49。赵维国:“传奇体的确立与宋人古本小说的类型意识”,《宁夏大学学报》3(1999):94-97。孙逊、赵维国:“‘传奇’体小说衍变之辨析”,《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2001):84-94。李军均、曾垂超:“‘传奇’考”,《厦门教育学院学报》4(2011):52-62。
- ②参见周绍良《〈传奇〉笺证稿》,载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丛》第一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360-83。
- ③参见李剑国:“唐稗思考录——代前言”,《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1-105。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校证》,孙猛校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 [Chao, Gongwu. *Reading Records from Jun Studio*. Annotated. Sun Meng.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11.]
- 陈师道:《后山居士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 [Chen, Shidao. *Poetry Commentaries by Houshan Household-er*.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5.]
- 丁锡根编:《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
- [Ding, Xigen. *Collected Prefaces and Postscripts to Chinese Novels*.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96.]
- 千宝:《搜神记》,《古小说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 [Gan, Bao. *Records of the Search for Deitie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9.]
- 高儒:《百川书志》。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
- [Gao, Ru. *A Record of Books from Hundred - Streams*. Shanghai: Classical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57.]
- 灌圃耐得翁:《都城纪胜》,《东京梦华录》(外四种)。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
- [Guanpunaide the Old Man. *A Record of Spectacles in the Capital. Records of Dreams in the East Capital*. Shanghai: Classical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56.]

- 洪迈:《容斋随笔》,《传世藏书》(子库·文史笔记)第1册。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
- [Hong, Mai. *Random Writings from Rong Studio*. Haikou: Hainan International News Publishing Centre, 1995.]
- 胡铨:《耕禄藁》。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 [Hu, Qi. *Drafts for Plowing Emolument*.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5.]
-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
- [Hu, Yinglin. *Collected Notes from Shaoshi Mountain House*. Shanghai: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2001.]
- 纪昀:《阅微草堂笔记》。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
- [Ji, Yun. *Notes from Yuewei Thatched House*. Hangzhou: Zhejiang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10.]
- 梁绍任:《两般秋雨盒随笔》,《明清笔记丛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 [Liang, Shaoren. *Casual Notes from Two - Kind Autumn Rain Hut*.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82.]
- 刘知几:《史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 [Liu, Zhiji. *A General History*.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8.]
-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
- [Lu, Xun. *A Brief History of Chinese Fiction*.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73.]
- :《且介亭杂文二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
- [- - -. *Essays from Qiejie Pavilion*.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6.]
- 罗烨:《新编醉翁谈录》。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
- [Luo, Ye. *Records of Words from a Drunken Old Man*. Shenyang: Liaoning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1998.]
- 马端临:《文献通考》。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 [Ma, Duanlin. *A Critical General Survey of Literary Text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6.]
- 欧阳修等:《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 [Ouyang, Xiu. *New Books of Tang*.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0.]
- 浦江清:“论小说”,《浦江清文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 [Pu, Jiangqing. “On the Fiction.” *Collected Essays by Pu Jiangqing*.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58.]
- 蒲松龄:《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 [Pu, Songling.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86.]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传世藏书》(子库·文史笔记)第2册。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

[Qian, Daxin. *A Record of Nurturing the New from Shijia Studio*. Haikou: Hainan International News Publishing Centre, 1995.]

钱南扬编:《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Qian, Nanyang, ed. *Annotated Three Plays from The Great Canon of the Yongle Era*.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9.]

瞿佑:《剪灯新话》(外二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Qu, You. *New Words from Cutting the Lamp - wick*.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81.]

沈括:《梦溪笔谈》。长沙:岳麓书社,1998年。

[Shen, Kuo. *Dream Pool Essays*. Changsha: Yuelu Publishing House, 1998.]

《魏晋百家短篇小说》。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

[*Short Stories from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Beijing: Beijing Library Press, 1998.]

司马光:《司马光集》,李文泽、霞绍晖校点。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

[Sima, Guang. *The Collection of Sima Guang*. Eds. Li Wenzhe and Xia Shaohui. Chengdu: Sichuan University Press, 2010.]

宋懋澄:《九籀续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37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Song, Maocheng. *A Sequel to The Jiuyue Collection*.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2.]

陶辅:《花影集》,程毅中校点,《明清稀见珍本小说名著丛书》。吉林:吉林大学出版社,1995年。

[Tao, Fu. *Flower Shadows*. Ed. Cheng Yizhong. Jilin: Jilin University Press, 1995.]

桃源居士:《唐人小说》。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

[Taoyuan Householder. *Stories from the Tang Dynasty*. Shanghai: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s Publishing House, 1992.]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

[Tao, Zongyi. *A Record of Dropping the Farming in the Southern Village*. Beijing: Culture and Arts Publishing House, 1998.]

魏征等:《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

[Wei, Zheng, et al. *The Book of the Sui Dynast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3.]

吴自牧:《梦粱录》,《东京梦华录》(外四种)。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

[Wu, Zimu. *Records of Dreaming the Liang. Records of Dreams in the East Capital*. Shanghai: Classical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56.]

夏庭芝:《青楼集笺注》,孙崇涛、徐宏图笺注。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

[Xia, Tingzhi. *The Collection of the Blue Tower*. Annotated. Sun Chongtao and Xu Hongtu. Beijing: China Drama Press, 1990.]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

[Yong Rong, et al. *The Comprehensive Catalogue of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he Four Treasurie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7.]

虞集:《道园学古录》。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

[Yu, Ji. *A Record of Learning the Classics from Dao Garden*. Shanghai: Shanghai Commercial Press, 1937.]

臧懋循:《负苞堂集》。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

[Zang, Maoxun. *The Collection from the Fubao Hall*. Shanghai: Classical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58.]

曾慥:《类说》,《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8年。

[Zeng, Zao. *Categorized Collection of Tales*. Beijing: Beijing Library Press, 1988.]

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

[Zhang, Xuecheng. *On Literature and History*. Annotated. Ye Ying.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4.]

张炎:《山中白云词》。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

[Zhang, Yan. *Ci - Poetry of the White Cloud from the Mountain*. Shenyang: Liaoning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1.]

赵弼:《效顰集》。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

[Zhao, Bi. *Collected Writings of Bad Emulation*. Shanghai: Classical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57.]

赵令畤:《侯鯖录》,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Zhao, Lingzhi. *Records of the Delicacies*. Annotated. Kong Fanl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2.]

赵维国:“传奇体的确立与宋人古体小说的类型意识”,《宁夏大学学报》3(1999):94-97。

[Zhao, Weiguo. “The Establishment of Chuanqi as a Genre and the Consciousness of Category of the Ancient Fictions in the Song Dynasty.” *The Journal of Ningxia University* 3 (1999): 94-97.]

祝允明:《野记》,《丛书集成初编·历代小史卷之七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Zhu, Yunming. *Unofficial Histor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5.]

(责任编辑:程华平)